

[法] Anne Boquel 安娜·博凯尔

Étienne Kern 艾蒂安·克恩 著

一梧 译

一部貌似八卦  
实则严肃的趣味文学史

# 法国文人相轻史

Une histoire des haines d'écrivains  
de Chateaubriand à Proust



# 法国文人相轻史

Une histoire des haines d'écrivains  
de Chateaubriand à Proust

[法] Anne Boquel 安娜·博凯尔

Étienne Kern 艾蒂安·克恩 著

一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人相轻史 / (法)安娜·博凯尔, (法)艾蒂安·克恩著; 一梧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702-0549-3

I. ①法… II. ①安…②艾…③一…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法国 IV. ①K835.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8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7-2018-120号

Une histoire des haines d'écrivains De Chateaubriand à Proust

By Anne Boquel & Étienne Kern

Copyright ©2010 Flammar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y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法国文人相轻史

[法]安娜·博凯尔, [法]艾蒂安·克恩 著 一梧 译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维 封面设计 | 刘洋 媒体运营 | 刘峰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版权代理 | 何红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张 | 10.375

版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83千字

定价 | 48.0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 前言

我有两种朋友：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更确切地说，我有三种朋友：爱我的、背叛我的和恨我的。

——维尼《诗人日记》，1844年3月

“您有敌人吗？”巴尔扎克在1832年11月18日写给同行欧仁·苏的一封信里这样问道，他时年33岁。28岁的欧仁·苏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敌人？噢！问得好，当然有，而且有不少！”<sup>①</sup>

这两位年轻文人当时都还不太有名。他们装模作样地表现出一副老江湖派头，但做作的劲头和语气中流露出的嘲讽仍难掩盖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布满的艰辛和苦难。投身文学就意味着要面对失望、嘲笑、流言蜚语，还有19世纪常用的那个词——抨击。必须拥有真正的抗打击能力

---

<sup>①</sup> 欧仁·苏给巴尔扎克的信（1832年），J.-L. Bory 著，《欧仁·苏传》第190—191页，巴黎 Mémoire du Livre 出版社2000年版。

才能面对如此多的抨击。仇恨如洪水猛兽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挡住作家前进的道路。龚古尔兄弟感叹道：“如果读者们能了解到那一点点名气是用何种代价换来的，要忍受多少侮辱、诋毁和诽谤……他们肯定会可怜我们的。”<sup>①</sup>

看到这样的感叹，我们会因此流下哪怕一滴眼泪吗？恐怕不会。今天的弱者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也许明天他就能出奇制胜。作家们比旁人更清楚，进攻通常就是最好的防守。

什么样的进攻？举个例子。巴尔贝·多尔维利认为梅里美的文风过于枯燥乏味，曾作出这样尖酸的评价：“他的腿像孔雀一样，只是他没有孔雀的尾巴。”<sup>②</sup>那么，多尔维利是否喜欢雨果略显啰唆的《沉思集》呢？绝不可能。“它简直冗长不堪！”<sup>③</sup>他对左拉的评价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样的米开朗琪罗。”<sup>④</sup>

如果作家不攻击对手的作品，就会拿对手身上的小缺点取乐。除多尔维利之外（他自己因穿着打扮风格怪异而遭到讥讽，尤其是他那顶镶着宝石的蓝色狐皮帽），一些职业讽刺文人，如居斯塔夫·普朗什（个人卫生奇

---

① 龚古尔兄弟著，《龚古尔日记》1857年6月12日篇，“老书丛书”第一卷第273页，巴黎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多尔维利著，《作品与人》第十三卷“书信体文学”第213页，日内瓦 Slatkine Reprints 出版社1968年版。

③ 《作品与人》第三卷“诗人”（第一部分）第23页。

④ 《作品与人》第十八卷第232页。

差，经常因此遭到批评）、龚古尔兄弟（两人因一起生活，形似夫妻而备受质疑）或莱昂·布洛瓦（经常打嗝，喜欢向别人借钱），都拥有自己一套恶毒、尖刻的语言体系。在批评对手时，一切都可以用来当作借口，即使有失公允也在所不惜，而且这样的批评经常是粗俗、卑劣的。据说梅里美被评价为长着一个张扬的鼻子，“活像狄德罗的首饰<sup>①</sup>”。朱尔·勒纳尔把乔治·桑比喻成“文学界的布列塔尼母牛<sup>②</sup>”。亨利·德·雷尼耶提到妹夫皮埃尔·路易时，说他是“被凶手杀死后随意丢弃在雨中站立着的尸体<sup>③</sup>”。龚古尔兄弟是怎么评价年迈的泰奥菲勒·戈蒂埃的？“一个掉进粪桶里的、失败的机灵鬼，一头没精打采的河马。”<sup>④</sup>他们又怎么评价埃内斯特·勒南呢？“他像长着红斑的小牛头，或是磨出老茧的猴屁股。”<sup>⑤</sup>

别再列举了！面对如此恶毒的攻击，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

因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① Ch.Monselet 著，《文学望远镜——与我同时代的大小作家们》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 出版社版 1857 年出版。Editions du Lérôt 出版社 1990 年再版，第 159 页。

② J.勒纳尔著，《勒纳尔日记》第 63 页，1891 年 2 月 23 日篇，巴黎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L.都德语，引自 J.-P.Goujon 著，《皮埃尔·路易传》第 103 页，巴黎 Fayard 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龚古尔日记》第一卷第 227 页，1857 年 1 月 3 日篇。

⑤《龚古尔日记》第一卷第 950—951 页，1863 年 3 月 28 日篇。

## 像夏多布里昂一样

雨果年仅14岁的时候，就在作业本上吐露出自己的雄心：“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sup>①</sup>不知天高地厚？雨果伟大的一生证明他当时并非在痴人说梦。他从小就开始寻找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和赶超的对象，他写出了伟大的《悲惨世界》，有过许多对手，但成就他的人却是《勒内》的作者夏多布里昂。

司汤达也一样。在整个一生中，他矢志不渝地对夏多布里昂进行着攻击。在他眼里，夏多布里昂的一切都应该被否定：无论是他的社会地位（夏多布里昂曾担任外交官，这是司汤达梦想的职业），还是他的政治观点（与司汤达对立），以及他的文风（司汤达认为夏多布里昂文风过于“自负”——《巴马修道院》中埃内斯特·拉努斯四世之所以偏爱这种风格，看来并非随意的情节安排）。司汤达总在不停地拿自己和伟大的夏多布里昂做比较，并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文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荷马写出《奥德赛》，就是为了超越《伊里亚特》。

---

<sup>①</sup> 阿黛尔·雨果著，《生活伴侣眼中的雨果》，巴黎 Plon 出版社1985年再版时改名为《阿黛尔眼中的雨果》，第297页。

而超越正是巴尔扎克在1834年读完圣勃夫的《情欲》后萌生的念头。当时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巴尔扎克终于可以借机侮辱对方一番。“我要用我的笔刺穿他的身体！”<sup>①</sup>巴尔扎克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确实采取了行动——把《情欲》的情节加以改编，创作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幽谷百合》。

我们不用有所顾忌，不妨直说吧。所谓的好胜心也好，嫉妒心也罢，甚至还有仇恨，无论什么形式，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不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同行人便不是真正的同行。无论是在实际接触中，还是仅仅停留在脑海里的想法，只要对手的影子一出现，就能激发你去超越他。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把对立关系分为两种：一种危害很大，可能导致战争；另一种有积极意义，“让穷人嫉妒穷人，歌手嫉妒歌手。”<sup>②</sup>文学界的对立关系无疑属于第二种，它能给创作提供动力和绝妙的灵感。很多作家像波德莱尔一样，在谈论这种对立关系时语气近乎虔诚：

仇恨是一种珍贵的液体，比波吉亚家族<sup>③</sup>的毒药更贵

---

① 圣勃夫，《月曜日丛谈》第十三卷“我的自传”第15页，巴黎Michel Levy frères出版社1870年版。

② 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第86页，巴黎Arléa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译者注：波吉亚家族是15世纪、16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西班牙裔意大利贵族，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著名家族。波吉亚家族的“名”不是美名，而是被财富、阴谋、毒药、乱伦的阴影笼罩着的恶名。但同时波吉亚家族对艺术的支持也使得文艺复兴得以迅速发展，使艺术家们成为那个时代意大利最耀眼的人物。



重，因为它用我们的血液、健康、睡眠和三分之二的感情炼成的！不能将它轻易予人。<sup>①</sup>

左拉的表述也很直接，他在《我的仇恨》开篇这样写道：

仇恨是神圣的。它是从坚韧的心中发出的怒火，是愤怒的战士对平庸和愚蠢的蔑视。恨就是爱，就是感知灵魂的炽热和慷慨，就是对耻辱和无能的不屑一顾……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桀骜不驯，胸中有恨。<sup>②</sup>

正是仇恨激励着作家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19世纪的年轻文人们无不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对于刚踏上文学之路的人来说，如果他出身贫微，前方的道路将会很漫长。如果他是外省人，那么他“上”到巴黎之后，通常要在简陋的阁楼里熬夜写东西。在某个剧场经理采用他的剧本或某家媒体主编发表他的爱情诗之前，他只能满足于给报纸提供些零碎文章，或在某个行政部门从事低级工作。多么凄凉！

---

① Cl.Pichois 和 J. Ziegler 编著，《波德莱尔作品集·给青年文人的建议》，“七星文库”第二卷第15页，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76年版。

② 左拉著，《我的仇恨》，Slatkine Reprints 出版社1979年版，《文献集》第1—2页。

如果他有幸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会惊恐地发现，自己将要面对更多新的挑战：如果他的作品卖得不好，如果外界评价太差，如果在奥德翁剧场或法兰西喜剧院观众心目中，对手已经取代了他，那他就完蛋了。即使他战胜这些困难，他的成功又能持续多长时间？一旦他不再富有，他用所有收入供养的珠光宝气、欲整难填的情人会不会弃他而去？再往后想，他是否有一天能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头戴桂冠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一员？他每走一步都源于攀比，都有同行在前方指引着他的脚步，让他能承受住如此多的艰难。

由此可以看出，作家获得的荣誉和他的敌人数量成正比。“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被人嫉恨的人。”<sup>①</sup>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这样写道。遭人嫉恨恰恰是一部作品或一个角色获得成功的最好证据。1857年，当龚古尔兄弟发现多尔维利猛烈抨击他们刚刚发表的作品时，他们为自己“遭到曾批评过雨果的人的批评<sup>②</sup>”而感到高兴。看来他们的高兴不无道理。

这就是作家的成长之路！

---

① P. Meurice 和 G. Simon 编著，《雨果书信集》第二卷（1849—1866）第525页，“致阿黛尔和孩子们的信”，巴黎 Michel-Ollendorff 出版社1950年版。

②《龚古尔日记》第一卷第271页，1857年6月8日篇。

## 上流社会的闹剧

1884年，圣勃夫随手写过这样几句话：“从今往后我和雨果的关系变得非常简单，那就是：敌人，彻头彻尾的死敌。无论是我们两人面对面时，还是在别人面前提到对方时，我们只要给予对方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就足够了。”<sup>①</sup>

雨果和圣勃夫不仅是情敌，还是文学对头，但不管他们之间有怎样的仇恨，他们都不得不遵守“基本的尊重和礼貌”这条规则。这一点非常要命，因为当时文学圈里的文人们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都躲不开。

大多数作家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不会深居简出，不会蜷缩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然后高傲地把作品公之于众。作家首先是社会人，和同行之间保持着或者公开或者隐秘的关系。

除少数几个作家，如儒勒·凡尔纳居住在外省，司汤达和后来的兰波隐居于深山幽谷之外，绝大部分作家都生活在巴黎，彼此几乎都有往来。19世纪初期，他们经常出没于固定的几个沙龙：阿森纳图书馆的诺迪埃沙龙、塞夫尔大街的雷卡米耶夫人沙龙等。19世纪后半期，如果说作家之间的相互交往确有减少的话，人们仍然可

---

<sup>①</sup> 圣勃夫著，《我的毒药》第47页，巴黎Plon出版社1926年版。

以看到他们在孔特斯卡普—多菲纳大街上的玛尼餐厅聚会，在罗马大街的马拉梅家中专心讨论问题，或在圣·米歇尔路的勒孔特·德·利勒家里畅谈。为了出版自己即将完成的小说或诗作，他们要努力说服的依然是几家大出版社的主编：韦隆、比洛、吉拉尔丹等人。等到功成名就、成为法兰西学术院不朽的院士以后，他们还要在学术院里面无表情地相互对视。

他们相互对抗着，流言蜚语包围着他们。他们树立起自己的声望，污蔑和中伤又将其摧毁。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联系，学会相互记恨，形成不同派别，还装模作样地彼此交换作品。“我们把作品寄给自己鄙视的人。”<sup>①</sup>雷米·德·古尔蒙这样说道。简而言之，他们相互窥伺，彼此嫉妒。莫泊桑曾尽量避免前往都德家，因为他知道，在那里他可能会引起年老的埃德蒙·德·龚古尔的关注。龚古尔是都德家的老熟人，经常不怀好意地在《龚古尔日记》中如实记录下自己贬损别人的言论。<sup>②</sup>1865年5月的一天，他在玛尼家中用晚餐时说过一句刻薄的话，还不无自豪地写了下来：

我说过一句话，在玛尼家里赢得了高度赞赏：“波

---

① 引自 P. Léautaud，《文学日记》第一卷第 32 页，1899 年 12 月 6 日篇，巴黎 Mercure de France 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L. 都德，《文学回忆录》，“红本子丛书”第 103 页，巴黎 Grasset 出版社 1968 年版。

德莱尔？他就是在夏朗东的贝朗热！”<sup>①</sup>

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夏朗东有一个很出名的精神病院，就会明白若想出类拔萃，就要敢于大放厥词。有时候缺乏品位的文字游戏也能帮助文人获得成功。缪塞曾嘲笑丑闻记者阿方斯·卡尔：“我很了解这个长脖大肚的玻璃瓶<sup>②</sup>（此处法语“了解卡尔”和“了解长脖大肚的玻璃瓶”谐音。——译者注）！”雨果把圣勃夫讽刺为“响尾蛇诗人<sup>③</sup>”。保罗·莱奥托更是干脆把虔诚的基督徒弗朗索瓦·科佩称为“上帝的屁眼<sup>④</sup>”。

文学界的爱恨情仇总会吸引很多观众，甚至连作家之间互相往来的信件也可能在第一时间被公之于众。在现实社会中，仇恨是一出永无休止的闹剧，一场随时都在上演的争斗。只有比对手表现得更加机智勇敢、幽默风趣，才能赢得观众的支持，成为最终的胜者。

每个人都在沙龙的明争暗斗中努力扮演着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备受社会关注的文学界还有隐晦的一面，

---

①《龚古尔日记》第一卷第1168页。波德莱尔精神失常后，龚古尔兄弟出于谨慎考虑，将这句话从手稿中删除。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有关报道和回忆录的描述来判断，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大多对当时的谈话内容进行了修改和美化。

② E. de Mircourt 著，《缪塞传》第71页，巴黎 J.-P. Roret 出版社1854年版。

③ 雨果，《海洋》，R. Journet 编著，《雨果全集》第十三卷第357页，巴黎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1989年版。

④《文学日记》第一卷第226页，1905年12月12日篇。

那便是夹杂着一丝虚伪的、含沙射影式的语言攻击。批评一位不在场的作家显然不如当面用貌似客气十足、实则暗藏杀机的话语让对手变得脸色苍白更过瘾。这种攻击虽然隐蔽，杀伤力却丝毫没有减弱。在一个行为举止受到社会礼仪高度约束的社交圈子里，任何带有进攻性的语言，或者像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任何“致命的冲动”都要经过社会文明规范的缓冲。在这种情况下，手中的笔和嘴里的话比刀剑更有用武之地。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也有所变化。夏多布里昂、维尼等大作家的仇恨显然和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政治恩怨有所不同，而拉马丁或大仲马平静且略带善意的高傲和更年轻、更急切想“成名”的兰波或左拉的怨气也不尽相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传播和接收文学信息的途径不断现代化，文学界的各种观念随之发生变化，行为准则也相应进行调整。与19世纪初期相比，作家的出身和背景更趋复杂。为了让自己的利益免受威胁，他们渐渐不再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因为正如玛蒂尔德公主评价龚古尔兄弟那样，“在那些沙龙里，作家们只剩下扮演‘狮子狗’的份了。”他们更喜欢不太奢华却更加自由的聚会场所，比如韦伯餐厅。20世纪初期，普鲁斯特就经常去那里。点上一杯苦艾酒或一杯茶，就可以高谈阔论，就可以进行直接的语言攻击。人们还经常能看到兰波、魏尔伦或罗兰等人与对手发生肢体冲突，卡

蒂勒·孟戴斯一个人就有10次以上这样的记录。后来，由于发表论战文章不仅花费精力少，而且还能带来经济收入，报纸杂志就成为作家们进行较量的首选舞台。是啊，连面都不用见，攻击起来还会有什么顾忌呢？

蒙田说过，情随景迁，人随事变。我们撰写这段19世纪法国文人之间嬉笑怒骂的往事，只是想揭开那些近乎被神化的“伟大作家”们的神秘面纱，透过文学大门的缝隙窥探一下门内的真相。我们的好奇只是内心崇敬和爱戴之情的一种表达方式。

为什么要写作家的恩怨？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懂得仇恨。雨果说过：“文学仇恨是最真切的仇恨。政治仇恨简直不值一提。”<sup>①</sup>作家拥有滔滔的文笔，更善于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表达各种想法。而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表达也更具有娱乐性。再现他们当时的智慧火花、钩心斗角和相互蔑视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谎言和欺骗，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用我们的视角审视这些受人敬仰的作家，真正理解他们内心的得失（无论我们感到可笑也好，惊讶也罢），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透过“文人”迂腐僵化的表象，发现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变化，同样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

---

①《蒙古尔日记》第二卷第671—672页。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动荡的三角关系	/ 001
第二章	玩弄文人的女人	/ 027
第三章	他人的成就	/ 061
第四章	明天上头版	/ 077
第五章	今晚在剧院	/ 089
第六章	战斗的神经	/ 100
第七章	成为和已经成为	/ 111
第八章	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 124



第九章	参与政治	/ 170
第十章	神圣的仇恨	/ 207
第十一章	傲慢与虚荣	/ 225
第十二章	文人的怪癖	/ 238
第十三章	派别之争	/ 259
第十四章	内部争斗	/ 278
结束语		/ 298
感 谢		/ 303
附 录		/ 304